四庫全書

史部

錢通卷二十三

明　胡我琨　撰

十二之文

王者為錢須其制必以其文其文既式世且閏焉是故擬之以章其原也畫之以詳其用也規之以蓍其才之良也諮之以則其旬布之德也紛其辯以象以箴其異也詡之以録其節與操

之倅也錢或弊錢制不失職歸之文文而詔其人欲其上心不侈而下循其分也故文曰十二

詔誥

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藏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司貫人皆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鞲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會編

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勑布帛不可以尺寸為

交易救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古之為錢以通貨幣頃

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

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

令雖見非于賈誼亦無廢于賢君古往今來時移事異

亦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唐史

其年十月六日勑貨幣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為本錢

刀是末賤本貴末為弊則深法教之間宜有變革自今

以後所有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

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二十六年于宣潤等州置錢監同上

十年六月勑今後天下鑄造買賣銅器並不須禁止其器物約每斤價直不過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長吏及巡院同勾當訪察如有銷錢為銅者以盜鑄錢罪論唐史

先是三年詔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通逼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周歲之後此法徧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

禁所以先有告示許其方員意在他時行法不貸綱目

二年勅買賣人所使見錢舊有條議每陌八十文近訪聞在京及諸道市肆人戸皆將短陌轉換長錢今後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如有輙將短錢興販仰所在收捉禁治同上

晉天福三年詔曰國家所資泉貨為重銷鎔則甚添鑄無聞宜令三京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寳為文左環讀之每一錢重二銖四絫

十錢重一兩仍禁將鉛鐵雜鑄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為主官中不取鍊利除鑄錢外不得接便別鑄銅器通鑑

其年十二月勅先許鑄錢切慮逐處鈌銅難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取便酌量輕重鑄造不得入鉛鐵及鈌落不堪久遠流行同上

四年勅以天下公私鑄錢雜以鉛錫鈌小違條今後祗官鑄造私下禁舊法同上

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猶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漢口戶

大有年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敵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會編

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糴

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宋史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内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綱目

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顛倒至于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

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梁史

元狩六年詔曰日者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漢武帝紀

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于京師置市易務大學衍義補

平帝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漢平帝紀

二年春正月詔禁誘人子弟析家産舉息錢壞墳域宋史

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毁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

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世宗

至正十年詔曰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厥後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踊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惟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大學衍義補

孫權赤烏九年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勿復出也江表傳

奏對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

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有備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王弗聽

賈山上書諫以為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後復禁鑄錢

秘書郎楊侃奏曰臣頃在雍州表陳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侃乃隨宜剖說帝從之乃鑄五銖錢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錢薄濫官司糾繩掛網非一在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

實薄甚楡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孝武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由小易大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應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王偘計鑄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

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于三市賣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時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時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内錢為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莢錢至孝文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攝

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五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没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則鑄小錢可以富益抑何損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臣今請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

之事未就會卒會編

周武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靡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得濟一十七萬餘戸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御史張廷珪建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太后為之罷役召見賞慰之

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莫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平滋施之一朝行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傜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俱同上

上在道民有獻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惜慎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唐史

李泌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非私于滉乃為朝廷

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衆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涚速運粮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臯歸覲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裴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使留

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洎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縣是江淮稍蘇上俱同

帝謂石守信等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

自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宋史

李昉初與盧多遜善及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嘗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是益重之遂與宋琪並相通鑑

陳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

進屢詔趣之恕久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會編

一日會朝冦準先退帝目送之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也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冦準之孤注也斯

亦危矣繇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宋史

王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二三吏人皆

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

李師中在秦持重總大體王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

兵以脇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

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

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羸以治田乞假官

錢為本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

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遠邉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于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俱同上

青苗法立帝請勿收息王安石不從李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于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遂落職通判滑州通鑑

初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小裁損以安民心不聽同上

王雱言今天下甲胄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為匠師帝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宋史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知麥苗枯槁五種不入民無生意憂形于色欲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

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即命維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奬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秩滿入京安石問

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邉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退不復見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飢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絶俠遂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旱繇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内是夕寢

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熈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違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氷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辨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

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許民輸錢免行者盖人情安于樂業厭于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禄廪薄勢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令取于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逌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禄可謂厚矣然未

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令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卿等獨無意乎上俱同

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

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虚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綺帛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元史

罷行至大銀鈔銅錢帝以至大銀鈔輕重失宜至大至

元銅錢新舊悉用行之未久爲弊滋甚詔並罷之楊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同上

元世祖時盧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于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

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經濟類編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丹傳

任城王澄上言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為鵞眼綖環剪

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帛疎縷之布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錢之為用貫繦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之深允乞下諸州鎮新舊諸錢内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鷄眼環鑿及盜鑄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會編

貞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

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銅錢一千爲銅六斤造爲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滋耗伏請准從前敕文除鑄鏡外一切禁斷

諸道鹽鐵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錢交下粗惡揀擇納官者三分纔有二分餘並鉛錫銅盪不敷斤兩致使絹價騰貴惡錢漸多訪聞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錢轉相貿易姦宄漸深今後委本道觀察使明立

賞罰切加禁斷

左僕射蔡京奏據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申送到新鑄銅錢鐵錢樣已降指揮銅錢于歲終須管鑄三十萬貫鐵錢鑄二百萬貫自來鑄錢張官置吏招刺軍兵所費不少而軍兵之役最為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錢得一錢之利蓋是久失擘畫今陝西河中府等處民間私鑄最多召募私鑄人令赴官充鑄錢工匠廣為營屋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給以物料盡其一

家人力鼓鑄計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數充其工價又可收私鑄人在官葢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欲令許天啓相度疾速准此施行仍與舊來軍士相兼鼓鑄今來所鑄銅錢除陜西四川河東係鐵錢地方更不得行使外諸路并準折十行用其錢惟令陜西鐵錢地方鑄造却于銅錢地方行使貴絶私鑄之患如有私鑄並以一文計小錢十科罪又陜西銅錢至重每一錢當鐵錢三或四令夾錫鑄造樣製精好欲一錢當

銅錢二文令許天啓相度依此施行從之

劉摯為王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奏言陛下有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于敢為有樂于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宋史

建議之臣頗謂民兵可復而正兵可銷誠以今之禁兵率以中等校之每人歲用錢糧衣賜計直五十緡千人

則歲費五萬緡至于民兵則非有廪給唯是給之土田
或只將見今有地人户稍寛其租税省其力役以正兵
千人之費足以得民兵數萬人然今之正兵亦不可驟
行減放但當即罷招填益講民兵府衛之法使財力不
屈而戰守有備以之强國捍邉實萬世之利也呂公著上英宗奏
竊聞今建康規畫有司似不能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
云欲創建宫室備列百司規倣京師臣愚竊以為未然
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是哉夫工大則費廣費廣則

民勞此理勢之自然幾月以來爭傳江東之民有家業錢一千而取三十者田一畝而出方甎一片者一邑而率甎灰土木之費以二十萬計者置窰燒甎而望青斫木者甚有至于取平江府朱勔家之巧石以備玩設雖未必皆實然方陛下恢復之初愛民恤下之意如撫赤子惡衣菲食之念自比匹夫此聲豈宜聞于外乎 葉夢得奏

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者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滯

而不流至于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 楊萬里上孝宗奏

臣嘗計之竹木取于山塼灰取于陶工役取于軍費可省半不過糜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給降行在會子三十萬道擇將帥之材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戎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干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木

塼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事凡樓櫓雉堞高下濶狹與夫防守之具悉如襄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蔡戡修城奏

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

皆以藏界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饒矣桓譚

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第五倫

一臣以濫守藩方聊知稼穡見當州界承前多是荒涼

戸小民貧程遥路僻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險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餘里或是無丁有税須至雇人般糧每斗雇召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直如本戸自行費用無多所較乃是二萬家之貧戸出此十萬貫之見緡所以典桑賣牛十閤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棄性命者趙普

魏博自十餘年不知朝化賞罰法令都不及之一朝以

六州之地歸于朝廷割河朔之腹心傾悖亂之巢穴不大賞賜出其所望軍心不感事勢難知請特賜一百五十萬錢帛昔竇融當光武削平天下河西是未討之間懷後代之誅為避禍之計尚此崇奬福留子孫田興習舊無即日之憂不順得鄰道之助而天生忠義志懷霜雪舉六州之地兩河之瞻惜一百五十萬貫錢物不收此一道人心錢帛用了更來機會一失難復假如舉五十萬衆攻取六州一年而尅豈不稱賀而計費三百萬

其事畢當賞賚又在此外今度所賜未及一半而顧茲小費失于大計深可惜也 李絳

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艱劬斛直數十機杼勤苦匹纔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人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于無所鞭捶質繫益致無聊 六朝

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

營構華廣欲使絳為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為法今安國有碑若叙遊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李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李絳

孝明熈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切尋太和之錢孝

文留心創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刋之式臣切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京邑之肆所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兖徐之域致使貧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臣之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小大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内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

已行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舊澄又奏太和五銖乃大
魏之通貨不朽之常模寧可專貨於京邑不行於天下
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
北京邑域内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
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榖則有負擔之
難錢之為用貫繦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
濟代之宜便益於此請並下諸方鎮其太和及新鑄并
古錢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鵞眼環鑿依律

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惟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使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當重憲詔從之會編

熊津都督劉仁軌上曰自顯慶五年以來度海者官不記録死者無人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免弱而貧者被發即行又初發時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

心恐師衆疲勞立效無日上深納其言同上

朱熹疏云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以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説曰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

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哉大學衍義補

錢通卷二十三

錢通卷二十四

明　胡我琨　撰

論策

周禮主財之官雖多而專掌錢布則惟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齎賜之出入泉府掌賣買之出入自王介甫以鄭注國服為息之説行青苗誤天下而後儒之解此語者或以息為生息之息或以息為休息之息然于義皆

無所當蓋古人創泉布之本意實取其流通緣貨則或滯于民用而錢則無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仁政莫尚于此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勦其一語以斷天下大事可乎文獻通考

按後之為國者不能制民之產以均貧富而徒欲設法以限豪强兼并之徒限民買田猶云可也限民蓄錢不

亦甚乎然買田者志于吞併故必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于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也今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然錢重物輕正藏鏹逐利者之所樂聞也人棄我取誰無是心正不必設法禁以驅之徒開告訐之門而重為煩擾耳唐綱目斷

致堂胡氏曰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為人所難能者若世宗欲禁銷錢而毀銅佛是也銅像人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必矣韓愈拜京兆神策六軍不敢犯法

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于他國歸于蠻夷其害豈特為害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泉貨貿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貿遠方之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于是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糜有限之錢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

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中國之錢真可流于地上矣綱目斷

蔡脩國史補國朝鑄錢沿襲五代及南唐故事嵗鑄之額日增至慶歷元豐間為最盛銅錢嵗無慮三百餘萬貫及元祐紹聖而廢弛崇寧初則已不及祖宗之數多矣魯公秉政思復舊額以銅少終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訓子母相權之説因作十錢以一當十至大觀上又為

親書錢文焉葢昔者鑄冶凡物料火工之費鑄一錢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贍官吏運銅鐵悉在外也茍稍加工則費一錢之用始能成一錢而當十錢者其重三錢加以鑄三錢之費則製作極精妙乃得大錢一是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緻人愛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盜鑄如東南盜鑄其私錢既鍥薄且製作粗惡遂以猥多成弊大觀三年魯公既罷朝議改為當三當五則折閱甚焉雖縣官亦不能鑄矣而大錢遂廢初議改

當三也宰執爭輦錢而市黄金在都金銀鋪未之知不兩月命下時傳以為訕笑文獻通考

泉州守臣宋均南劍州守臣趙崇亢陳宓皆以稱提失職均降一官崇亢宓各展二年磨勘自是嵗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䄍本以楮鹽本以楮百官之俸給以楮軍士支犒以楮州縣支吾無一而非楮銅錢以罕見為寶前日椿積之本皆絶口而不言矣是宜物價翔騰楮價損折民生憔悴戰士常有不飽之憂州縣小吏

無以養廉為嘆皆楮之弊也楮弊而錢亦弊者也以錢重而製楮楮實為便今也錢乏而製楮楮實為病況偽造日滋欲楮之不弊不可得也且國家建隆之初賦入尚少東征西伐兵餽不絶于道未嘗借楮以開國也靖康以來外攘夷狄内立朝廷左支右吾日不遑暇未嘗借楮以中興也至于紹興末年權以濟用至于孝宗謀慮及此未嘗不曲盡其心焉當時内有三宫之奉外有歲幣之費而造楮惟恐其多收换惟恐其不盡而或無

以示民信也至于光寧以來造愈多而弊愈甚其所幸者恭儉節用無土木之妖動静有常無錫予之泛所以楮雖弊而有以養其原也宋史斷

按錢幣之權當出于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于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然錢以銅鐵鉛錫而成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其

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為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即以會為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于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

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之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齎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葢兩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鏹所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綱目斷

東萊吕氏曰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財貨之物權財貨之

所由生者考之于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歴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縁凶年故作幣救民之饑考之周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諫景王之説古者天災流行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民以管子與周禮單穆公之論觀夏商之時所以作錢幣權一時之宜移民移粟者為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處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為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

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論財會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何故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謂縠帛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是無本雖積鏹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為本所謂泉布不過權輕重取之于民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為賦甚少所謂俸禄亦是頒田制禄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亦未嘗以錢幣為禄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為末作

盖縁錢之用少如制禄既以田不以錢制賦又自以穀粟布帛其間用錢甚少所以錢之權輕惟凶年饑荒所以作幣先儒謂金銅無凶年權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論布泉者甚少至于漢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職之高下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穀粟制禄不過口筭每人所納百餘年尚未以錢布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時國用不足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

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穀粟為本以泉布為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鏹千萬與公上爭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為本此又却是見害懲艾矯枉過直之論大抵天下之事所謂經權本末常相為用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游手末作之弊欲盡廢之如此則得其一不知其二後世如魏文帝當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畧已施行遂

有濕穀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為無用其意本要重穀帛反以輕穀帛天下惟得中適平論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漢至隋其帛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為得中自漢至隋屢更屢易惟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最得其平自唐至五代惟開元之法終不可易論者蓋無不以此為當以此知數千載前有五銖復有開元最可用

何故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可易至本朝初用開元為法其錢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開元錢法錢雖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若本朝張齊賢未變之前所謂太平錢尚自可見齊賢既變法之後錢雖多然甚薄惡不可用當時務要得多不思大體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計

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殊不知權歸公上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姦民務之皆可以為錢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齊孔顗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論或者自緣薄惡後論者紛紛或是立法以禁惡錢或是以錢為國賦條目

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若是上之人不惜銅愛工使姦民無利迺是國家之大利布帛之法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如昭烈鑄大錢以足軍市之財第五琦鑄乾元錢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幣王莽以龜貝為幣此是錢之蠹也或見財貨之多欲得廢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得鼓鑄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權一時之宜如寇瑊之在蜀創置交

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于蜀則可以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為一千行旅齎持不便故當時之券會生于鐵錢不便緣輕重之推移不可以挾持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為託之于官所以可行鐵錢不便交子即便令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挾持欲行楮幣銅錢却便楮券不便昔日之便今日之不便議者欲以楮幣公行參之于蜀之法自

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經久之制今日之所以為楮券又欲為鐵錢其原在于錢少或銷為銅器或邉鄙滲漏或藏于富室今則所論利害甚悉財利之用在于貿易孔顗之論惟不惜銅愛工不計多寡此最的當推本論之錢之為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至于百工之事皆資以為生不可欠者若是地力既盡穀帛有餘山澤之藏咸得其利錢雖少不過錢重錢雖重彼此相權國家之利亦孔顗之論要當尋古義識經權然後可也博議

水心葉氏曰錢之利害有數說古者因物權之以錢後世因錢權之以物錢帛之所起起于商賈通行四方交至遠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錢行之然三代之世用錢至少自秦漢以後浸多至于今日非錢不行三代以前所以錢極少者當時民有常業一家之用自穀米布帛蔬菜魚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計其待錢而具者無幾止是商賈之貿遷與朝廷所以權天下之物然後賴錢幣之用如李悝平糴法計民一歲用錢只一千以

上是時已為多矣蓋三代時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養非穀粟則布帛與夫民之所自致者皆無待于金錢而民安本著業金錢亦為無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數以歲計之亦是臨時立法制其多少後世不然百物皆由錢起故因錢制物布帛則有丈尺之數穀粟有斛斗之數其他凡世間飲食資生之具皆從錢起銖兩多少貴賤輕重皆由錢而制上自朝廷之運用下自民間輸貢州縣委藏商賈貿易皆主于錢故後世用錢百倍

于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後世不得不多何者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闕之物亦不至費心力以營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窮力遠須故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老子曰致治之極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所用錢如此安得不少後世天下既為一國雖有州縣異名而無秦越不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于四

方則商賈往來南北互致又多于前世金錢安得不多
古者以玉為服飾以龜為寶以金銀為幣錢只處其一
朝廷大用度大賜予則是金盡用黄金既以玉為服飾
玉為質重之物以之為飾過于金珠遠矣漢世猶用金
銀為幣宣元以後金幣始盡王莽欲復古制分三等幣
後不復行至東漢以後黄金最少又縁佛老之教盛行
費為土木之飾故金銀不復為幣反皆以為器用服玩
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飾却用金銀故幣始專用錢所

以後世錢多此數者皆錢之所由多用錢既多制度不一輕重大小厚薄皆隨時變易至唐以開元錢為準始得輕重之中古錢極輕今三代錢已無如漢五銖半兩其在者猶輕薄不可用盖古者以錢為下幣為其輕易後世以錢為重幣則五銖半兩之類宜不可用然太重則不可行所以開元為輕重之中唐鑄此錢漫衍天下至今猶多有之然唐世無錢猶甚史論

宋朝則無時不鼓鑄以開元錢為凖如太平天禧後錢

又過於開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錢最好自熈寧以後不甚佳國初惟要好錢不計工費後世惟欲其富往往減工縮費所以錢稍惡至道紹興錢又不及熈豐遠矣然而唐世所以惡錢多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鑄要之利權當歸于上豈可與民共之如劉秩之論與賈誼相似當漢文帝欲以恭儉致昇平謂天下無用錢處故不復收其權柄使吳鄧錢得布天下吳王因之卒亂東南唐自開元天寶以後天下苦于用兵朝廷急于興利一向

務多錢以濟急如茶酒鹽鐵等末利既興故自肅代以來漸漸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錢于民間上下則雖私家用度亦非錢不行天下之物隱沒不見而通行于世者惟錢耳夫古今之變世數之易物之輕重貨之貴賤其間迭往迭來不可逆知然財貨至神之物無留藏積蓄之道惟通融流轉方見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于外以代之不知錢以通行天下為利錢雖積之甚

多與他物何異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錢為少只當用楮楮行而錢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見而錢亦將不可得而見然自古今之弊相續至于今日事極則變物極則反必須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當如何變得其決不可易者廢交子然後可使所藏之錢復出若夫富強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則賤賤則錢貴錢貴然後輕重可權交易可通今世錢至賤錢賤則繇乎物少其變通之道非聖人不能也史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謂作錢神論也余觀類
文同時綦毋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
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
諸國皆有長沙越巂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
王君世大鑄滋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享太牢未足
為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
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
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

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丹鉛總錄

尹氏曰李泌相業多有可觀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楊炎尚能一言歸財賦于左帑泌乃反不及之縣德宗政事多辟泌皆一一爭辯故至是有不能盡言也夫宰相時來則為之泌非有心于富貴者肅代兩朝皆當相而不相况今因東宫之事力乞骸骨使其因此而去要為不失其職今乃隱忍于此此君子所以為之惜也况既有常税則税外安能復有錢帛而又輸之大盈則其

失愈益多矣綱目斷

尹氏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此固古今之通患也前書以元友直為諸道按勘兩稅錢帛使初未嘗有稅外之文考之分注及前史亦皆無之令友直乃校勘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至于民不堪命是豈非姦吏並緣之弊乎唐史畧

范氏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于天下則為用積于府庫則為利也蓋穀帛出于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于

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于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求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賤者多是以利壅于上民困于下至于田野荒杼軸空縣取其所無故也為法者必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同上

尹氏曰前乎此蓋嘗聞賜諸軍復給賜將士緡錢矣未聞

有所謂簡閱諸軍者而周主能行之士卒精强征伐四克

然則謂驕軍難于制御何不可乎書以予之宜矣通鑑斷

歐陽氏曰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歟世宗區區五六年間

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内延儒

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作之法皆

可通施于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

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詔悉毀天下銅

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

使其真身尚在茍利于世猶欲割截況此佛像豈其所惜哉繇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王者之政自此始迺詔頒其圖使吏民皆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志意大矣哉 鑑斷

丘氏濬曰此交會之始按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特民間私相稱貸以為符驗公家未嘗為之漢皮幣惟王侯朝享用以薦璧民間未用唐憲宗始為飛錢之法委錢京師以輕裝趨四方合券取之以通商賈之厚齎者其法

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真宗時張詠鎮蜀患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富民主之後富民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請置務至是蜀守臣寇瑊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始屬之官而有禁焉自是以後始以楮代銅交子代銀限年以為界而交易之會編

胡氏曰仁宗可謂至仁矣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所活歲以千計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恐遂為例寧忍不

宣索或獻蛤蜊廿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言不堪也史略

劉氏定之曰王安石為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于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取息十二歲再收息其實二十四也名為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于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僱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貸

錢之奇贏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顧募而自役哉私僱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僱募以利其僱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綱目斷

丘氏濬曰臣按宋之交會其製無考金史交鈔之製外為闌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門下備書經緣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元承其舊至今沿用之中雖小異而其

大縣實相同也宋之交會猶與錢相為輕重而有稱提
之法此後則錢自錢鈔自鈔各自與物相為輕重矣宋史
范祥領制置解鹽始鈔法初年課一百二十萬末年一
百六十五萬以為鈔鹽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則
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不專為以鈔請鹽兼為飛
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為重載易之為鈔則
數幅紙耳於是禁絕鹽法邊置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
錢充折斛斗糴容得錢不能賫遠必來買鈔是用邊糴

不匱鈔法通行逮至熙寧邉事稍勤用鈔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爾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于金部歲出見錢三千萬貫買鈔以權見錢不繼鈔法朘削治鹽水冷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時人事符會如此良可歎息畫墁録

有司空公子富貴不侈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巳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

矣曰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
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
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
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
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
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
曰固哉子之云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
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實貧者賤辱而子尚質

而子守寔無異于遺劍刻船膠柱鼓瑟貧不離于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廼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内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静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强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

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辨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闇使

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于人乎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禄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惟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温暖貧者能使悍勇故曰君無財則士

不來君無賞則仕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凡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張子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下交接名譽益彰魯褒錢神論

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

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幷歲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于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食貨志論

丘氏濬曰五銖之後惟開元錢輕重大小最為折中徑八分積十錢重一兩後世三銖四銖當十當千之類皆行之不久惟此錢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窮之利綱目

宋鑄四銖錢劉氏曰宋自是三十七年錢幣凡七變綱目錢幣自王莽外更變之亟無如宋者矣而幣惡之極

亦無如宋者矣會編

劉氏曰自呂氏乙卯始書行八銖錢終西漢之世錢貨凡七變于是莽鑄大錢不書書更造貨畧之也已巳作小錢不書書禁剛卯金刀庚午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不書書作寶貝甲戌作貨布貨泉二品不書書改錢貨法皆畧之以其數更也莽篡漢十有八年之閒而錢貨凡四變莽之煩于改作類如此自古以來錢帛數變未有如莽之亟者也漢史

通鑑曰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丘氏濬曰辟以止辟此二帝三王立法之初意也若死者則可以利贖則犯死者皆貧民而富民者不復死矣以此爲比則富民無所忌憚而天下爭趨于利者多矣

孔琳之傳論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則餘食委室匹婦務蠶則兼衣被體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末

業廣泉貨可通非復始造之意于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稌音塗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于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于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本傳

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于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榷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酧金以侵牟封

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于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灑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鐘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于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秦觀財用策上

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不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

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絶長補短殆二十倍于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秦觀財用策下

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誹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尊賜孝悌農民不租

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洪舜俞治道一策

丘濬曰按治國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過取于民不取乎民則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則難乎其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定制所謂經常可久百世而不變者禹貢所載貢賦二者是已若漢之告緡筭舟車之令唐之借商稅間架之法

宋之經總制錢之類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暫行尚不可況常乎大學衍義補

丘濬曰按官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闕不能不求之于市肆要之不必設場務專官使遇有所用遣廉謹之人賫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異時不易以壞幣則官府有實用而小民無怨聲矣同上

丘濬曰按布即泉也泉即錢也錢以權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賈也故商賈阜盛貨賄而後泉布得行當夫

凶荒札喪之際商賈畢聚而食貨阜盛亦得以濟其乏匱其困矣故于是時市無征税所以來商賈來商賈所以阜貨食然又慮其無貿易之具也故為之鑄金作錢焉盖以米穀有豐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銅則無豐歉可以人力為之故為之鑄錢使之博食以濟饑也周官此法其亦湯禹因水旱鑄金幣之遺意歟大學衍義補

葉時曰外府掌布雖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實小用則給之是以賈疏亦云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

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于餘府後世凡百所用一出于錢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供小用爾同上

丘濬曰按周禮掌財之官非一職而專掌錢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齎載之出入泉府掌買賣之出入蓋天下百貨皆資于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同上

丘濬曰單穆公此言乃後世論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所

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焉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持操縱之權相權而行之要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而亦不廢重焉子可廢而母不可廢故也同上

丘濬曰按布帛以為衣米穀以為食逈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亡焉者也顧欲以之代錢則布帛不免于寸裂米穀不免于粒棄織女積縷以成丈疋農夫積粒以滿升斗豈易致哉況穀帛有用者也錢帛無用者也孔

琳所謂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毁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今分縠帛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勞毁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由是觀之貢禹此策决不可用茍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縠以代錢用者官府尚當爲之禁制况立爲之法乎大學衍義補

丘濬曰夫上天立君以爲生民之主盖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專天下之利也日中爲市使民交易以通有無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錢帛之造焉必物與幣兩

相當值而無輕重懸絶之偏然後可以久行而無弊時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設為罔利之計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財而專其利于已是豈上天立君之意哉宜其卒不可行也

丘濬曰按此即唐人飛錢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于民之給受有停滯之弊于錢之出入有減換之弊耳

丘濬曰按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用楮

為幣始于此且楮之造始于漢三代以來未有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簡竹冊以書字唐王璵乃用為假錢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銅錢而為行使之幣哉作俑者冠瑊而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倫之智與太公之法並行于天下後世噫可嘆也哉

丘濬曰古者關市之征蓋惡其奪利就征其稅非隱度其所居積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以元光初旣筭其行

者之舟車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貨者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于商賈末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筭于手力所作者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筭嗚呼出諸途者既征其齎載之具藏諸家者又筭其儲積之物取民之盡一至此哉俱同上

江南偽命自于夏稅正稅外有元征錢物曰鹽博紬絹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耗脚斗面鹽博斛斗醞酒麴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錢甲料絲鹽博綿公用錢米鋪襯

蘆蓌米麵脚錢等凡一十四件悉與諸路不同乃煜父子僭竊江淮糜費爵禄尋納朝廷之琛賮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克征歛苛暴太祖躬行天罰誠欲弔民而自克復之初舊弊不去者盖樊知古始怨偽朝不與名第擔簦去國獻策復仇屬天運之有歸遂甘心于故土然小人之見無大畧于時既任轉輸罔思㷊革而輙怨怒其主流毒其民使我皇朝只得伐罪之名未見弔民之實因仍舊貫以至于今又其沿征數内醞酒麴錢鹽

博紬絹鹽博斛斗者江南舊日許人私下造酒等第科納麴錢及嘗散與官鹽博換紬絹斛斗歸復之後酒則禁斷鹽則不支上件沿征准前輸納其次耗脚斗面加耗絲綿詰其所由亦皆類此前後廵撫採訪制置茶鹽承受體量發賑貸等皆承委寄不察疲羸不惟不察疲羸而復益之瘡痏遂使貧家鬻産償積累之征科去土離鄉入逋亡之簿籍目擊堪歎天高莫聞陳靖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

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二千萬足以贍給有餘矣況藝祖朝中外之

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抵兵貴在强不在衆今若選揀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為不足矣陳襄

緡錢之法初為商賈設也至其後乃筭及民之舟車遂使告緡者遍天下則凡民有蓄積者皆為有司所隱度矣不但商賈末足也嗚呼取民之財而至于如此民何以為生哉以上告緡大學衍義補

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死者邱濬曰臣按唐行率貸及借錢令以萬乘之君而借貸于民已為可醜況又名曰借貸其實奪之又可醜之甚也人君其尚制節謹度毋使國家之貧至于如此史冊書之貽醜萬世哉以上借貸大學衍義補

丘濬曰按民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計間稅錢除陌錢者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緡官除五十錢嗚呼為國而商利至此可

謂無策矣此筭間架除陌錢大學衍義補

文帝尚憯急而姦回不止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共竊一瓜即時行決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邱濬曰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于輕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

小而衡一以無心待之隨其多少大小而權之也盜一錢者則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盜也不為盜則已故必為盜則為其大而毋為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謂辟以止辟者耶大學衍義補

丘濬曰夫天生物以養人如茶鹽之類弛其禁可也錢幣乃利權所在除其禁則民得以專其利矣利者爭之端也

丘濬曰按錢之為利賤可使貴貧可使富蚩蚩之民孰不厭貧賤而貪富貴哉顧無由致之耳所以致之者錢也操錢之權在上而下無由得之是以甘守其分耳苟放其權而使下人得以操之則凡厭賤而欲貴厭貧而欲富者皆趨之矣非獨起刼奪之端而實致禍亂之淵藂也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

戴綖曰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

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可以相易則何資于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五千百之類大小粗足則何資于楮自物貨難于阜通于是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于攜挈于是利交子之允换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凖稱提皆以權衡取

義而低昂有在于輕重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歛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亦多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盖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又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

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稱提大術上同
丘濬曰按自古取民之財之多無如宋朝者天下稅務
酒務無處無之且如成都一府稅務二十一處酒務三
十五處其歲額皆四十萬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
如鳳翔者稅務亦十有五酒務亦二十有五當世之民
何以堪哉至于南渡之後又有所謂經總制錢月樁之
類所謂月樁者其取之尤為無謂其間殊名異目皆是
于常賦之外經制之餘巧生別計然皆當時權宜不得

已而為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罷此經總制月椿大學衍義補

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于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陸贄論兩稅之弊

孝宗以兩浙歲澇又免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絹十六萬三千匹皆有奇惟臨安以駐蹕所在每三年一下詔除之歲滿復然至開禧元年十二月御筆浙

路身丁錢自今永與除免恩施浸博矣先是紹興末呂

公雅廣問爲浙漕以湖州丁絹多所隱漏乃給甲帖付

民戶俾自排丁名得四十萬丁每丁爲錢千四百絹八

尺有竒明年守臣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爲匹仍止

歲額爲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皆可之自是湖州以五

丁科一匹矣未幾又增以七丁爲一匹乾道八年余處

恭爲烏程令請于朝以七丁科一匹魯欽道秉政行之

自是爲例兩淮丁錢者不知所從始乾道末詔民戶一

丁充民丁者本名丁錢勿輸二廣丁錢亦不知其所始廣西郡縣貧薄凡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紹熈初詔令本路監司納東大抵丁錢多偽國所剏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

免焉是取其五也文獻通考

司馬温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米百姓無錢而官必要錢六臣註

錢通卷二十四